

金山名人 (二十二)

高吹万,名燮,字时若,号吹万居士,室名吹万楼。光绪四年(1879年)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在金山张堰秦望村高家,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诗人、学者,南社耆宿,被誉为“江南大儒,南社巨子”。他性格幽默乐观,为人谦和,善交际,与常州钱名山、昆山胡石亭合称“江南三名士”。他结寒隐社,又自创商兑学会;中年在家乡秦望山麓筑“闲闲山庄”,建吹万楼,邀四方文人雅士作诗论文;富藏书,聚至30万卷,其中搜集有关《诗经》类典籍达700余种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将所藏《诗经》珍本千余种,捐献给复旦大学图书馆。吹万居士善诗文、书法,字从碑出,颇具古意。1958年7月23日逝世于上海,享年81岁。



南社耆宿高吹万

□沈永昌



纪念高吹万逝世二十八年明信片

追寻革命 忧国忧民

南社创始人之一的高天梅是高吹万的侄子,但高天梅年长一岁。幼年时,高吹万勤于治学,与高天梅一起受业于同邑名儒顾莲芳。受高天梅影响,叔侄俩有着追寻革命的共同理想。高吹万早年就不满晚清腐朽统治,赞赏太平天国革命,他大力主张重修清史,倡议把太平天国洪秀全列入《清史》本纪。曾作《醒狮歌》、《宝剑篇》等,慷慨激昂,以天下为己任。

1903年冬起,他在张堰镇和侄子高天梅等创办“觉民社”,出版《觉民》月刊,宣传民族主义思想,与南社互通声气。1906年,他又与柳亚子、田桐等创办《复报》月刊。1909年加入南社后,高吹万继续以文字鼓吹反清革命。

高吹万系世代书香,家道殷厚,一生博览群书,胸怀坦率,不慕名利。南社趋于分裂时,众人推戴高吹万出任社长,被其坚辞。他强调诗人要有真性情,但要防“率”“浅”,要有学问,方有文采。但他还是积极参与南社的活动。除参与南社活动外,1912年夏,高吹万、姚石子联合柳亚子、李叔同等15人,在其创办的寒隐社的基础上发起并成立了“国学商兑会”,并出版《国学丛选》十八集,广征博引,探本溯源,读者每多称道。他们成立“国学商兑会”的目的是想创办一个图书馆,收藏古今书籍,刊刻世间孤本,以保存国粹。该会被称为与南社并驾齐驱的兄弟组织。

高吹万与南社台柱柳亚子交往深厚,虽然俩人时有争吵,但过从甚密。高吹万性格幽默乐观,反映在其名号特多,如有老攘、黄天、慈石、时若、葩翁、炊万、寒隐、蚁民、懒牛、孤豕诗人等十多个,至于斋名也有六、七个之多,如“风雨鸡鸣”“苟全性命之室”,十分古怪。他善于交际,对潮州的文艺团体如“瀛社”(饶铎所创立)“壶社”(澄海蔡竹铭所创立)“乐善社”(潮阳郭辅庭所创立),他都给予支持通好,并为潮州诗人出版作品撰写序言等,因而在潮州知识界影响颇大。

闲闲山庄 广交朋友

高吹万中年家境尚可,百事遂顺。1917年,高吹万在张堰用地10亩营建庄园,并取得《诗经》“桑者闲闲”之意,为庄园取名“闲闲山庄”,所居有花木回廊之胜。门上书有一联:“苟全性命于乱世,别有天地非人间”。

吹万夫人顾婉娟,乃南社女子中的佼佼者,作有《闲闲山庄记》,南社著名作家范烟桥赞之曰:“错落有致,仿佛柳州小记”。此文短小精悍,品味此记,闲闲山庄构筑之环境,隐约可见。她对“闲闲山庄”有着诗一般的描述:山庄面山结屋,划水成堤,度以小桥,遍植桃柳,危楼开朗,朴而不华;凭栏望,则秦望山之苍翠,尽

览无遗。朝爽夕曛,风致清雅,庄之四围,环绕竹篱,藤萝低垂,红白相间;更外则水田阡陌,满植水稻,池塘三数,植莲养鱼,每当夏秋之交,田父负锄,牧童牵犊,田歌缓缓鸟啾啾,居庄内可尽享乡野之乐。

庄内有慈竹室、岁寒桥、六弓湾、柳岸莺啼等结构。慈竹室,吹万这样写道:“慈竹室,即慈竹长春室之简称。”还有书斋,名“可读斋”,书斋名紧接粮仓,吹万自书门联,“世间惟有读书好,天下无如吃饭难。”近庄有银子湾,吹万出资建桥,取谐音名为“凝紫桥”。又开荒地一块,移植吴中邓尉梅花,称“梅花香窟”。每当花季,与朋辈品茗觞咏,兴味特浓。山庄藏书处曰“食古书库”,聚书三十余万卷。吹万雅好《诗经》,举凡善版孤本宋元铅槧注疏论辩编纂无不全,不下千余种。吹万辟有一室专以汇聚《诗经》,取名“葩庐”,自号“葩叟”。坐拥书城,陶醉其间。

有了闲闲山庄,吹万与南社诸子广通声气,四方宾客纷至沓来。南社诸君陈巢南、傅纯良、胡朴庵、柳亚子、刘三等以诗文相往还,可谓神交遍海内。如南社著名画家黄宾虹就多次下榻山庄,为吹万绘有《闲闲山庄图》,水墨之外薄施赭绿,颇具神韵,宾虹引为得意之作。

高吹万在闲闲山庄著书写作20年,经常邀集友人饮酒吟诗,快活之极。然而好景不长,1937年丁丑之劫,日军从金山卫登陆,张堰镇首当要冲,“闲闲山庄”顿成废墟。自此,山庄被毁,吹万避难后寓居沪西,有《望江南》词64阙,首阙:“山庐好,虽好不思归,劫后残书聊可读,穷来凭虎尚堪栖,故里且休提!”旷达的语言蕴含着深沉的痛惜。

藏书甚富 废于兵燹

金山高家在第七代高近斋时就已经建有藏书楼,名为“藏真楼”,内藏有不少高近斋出资刻辑的书籍。到高吹万这一代,他更是嗜书之深,一生藏书达三十万卷,成了近代著名的藏书家。他对《诗经》类文献刻意收藏,有“葩经千种”之称。《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》谓:“流寓淞滨白发髯,念家山破痛如何。残书剩有葩经载,千尺珊瑚费网罗。”民国学者伦明所著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中称:“平生足未涉吴阊,梦想苏斋时后方。三士都从耳边得,金山高燮与姚光。”又在其释文中写到:“金山高燮字吹万,姚光字石子,余亦未识其人,但南北诸书店,咸啧啧称

之,盖二君俱知学而又好积书者。高君藏《毛诗》注本最多,又留意乡人著作,近见其撰印《明二何集》,亦罕见本也。”又按:“高吹万昌,计有十五六万卷。其精者,俱载《吹万楼藏书记》中……”。有资料载,那时,山庄中藏书藏画多达270箱之多。

1937年11月5日,日寇从金山卫偷袭登陆,金山卫的隆隆炮声震翻了山庄平静的书桌。高吹万携家人深夜登船逃难,由吕巷至虹桥走水路,半月有余,食物断绝,饥寒交迫,历尽外出避难之苦。但他一心念及家中藏书,20余天后,待战事稍停,因恋书而潜返山庄,其家人于废墟中零星收拾,仅得书画碑帖2箱,残书24箱,将最心爱的部分诗经捆扎装运,费尽心力运到上海。不久,金山沦陷,山庄先是遭到洗劫,接着又被大火焚烧,数十万卷藏书不留片纸,“闲闲山庄”顿成废墟。为此,吹万痛心之极,失声痛哭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高吹万将劫后幸存的有关《诗经》的专藏2614册书,全部捐献给国家,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。复旦大学图书馆专门举办过一次《诗经》版本展览会,分石经、训诂、传笺义疏、音韵、名物、图谱等十四类。木刻本、铅印本、油印本、手抄本、名人批注本,版本精善,系列完备。

诗文著作 闻名于世

高吹万著作宏富,主要著作有《吹万楼文集》、《吹万楼诗集》、《吹万楼日记节钞》、《庄子通释》、《感旧漫录》、《愤悱录》、《闲闲集》、《诗经大义》、《吴日千先生集》、《陈卧子安雅堂稿》、《谈诗札记》、《三子游草》等二十余种。张元济评《吹万楼文集》称:“大文捧诵,觉其意境恬逸,每读一篇,辄欲求其次,惟恐或尽”。近代文学家吴金天羽曾这样说:“并吾世负文学资性足推崇者,大江以南,得三人焉,曰:武进钱名山、昆山胡石亭、金山高吹万。”

高吹万以诗、文闻名于世,他一生的许多诗文著作在学术观点上有重要见解,在文学造诣上有很高水平。他作诗挥笔可就,颇能表达性情。后期,他的诗大多穷愁之作,可见其苦心孤诣。他所作的散论、诗篇,如《醒狮歌》、《宝剑篇》、《谈史杂咏》、《近事新乐府》等,都载于于右任创办的民呼、民呼、民立日报上。

《吹万楼文集》共18卷,附录《愤悱录》1卷,刊行于民国三十年。学者翁铜士对高吹万文章的评价是:“大著日读一二篇,别有怀抱,胸罗群言,独抒己见,于常解俗见,摧陷廓清,所谓推举一时豪杰,开拓万古心胸,庶几近之。”

高吹万的书法也为世人所推崇,他习颜真卿书法,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,自成一格,结体宽博气势恢宏,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。可谓字内精微,求字外磅礴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高吹万的诗内容广泛,时人品评:“清醇醇厚”。读高诗,其感时之诗哀愤沉著,咏物之诗寓意深沉,游历之诗清爽灵动,题赠唱酬之诗亲切真诚,缅怀悼念之诗沉挚悲郁,莫不真情朴茂,也反映了所处转轨时期的社会现状。从艺术上来

看,高诗“出入于唐宋,不名一家”既有唐诗之雄放,而又兼宋诗之峭健。高吹万主张兼学唐宋,对同光体诗人给予较高评价。1916年他所作《以陈伯严郑苏龛诗集赠马适斋》以一律诗云:“散原卓拔海藏雄,并世诗人两公。白日放歌嗟老大,黄钟振响起疲癯。撑肠郁勃干霄上,敛手江湖变态中。赠与故人千遍诵,天涯襟抱问谁同。”诗中强调陈、郑两人诗坛地位,且认为他们退隐江湖,故诗有郁勃之气,他本人也爱诵读并引为同调。同光体讲究避俗避熟,以至竟成涩体。对此,高吹万并不盲从,而是认为涩体有优点,但过于求涩,则谬以千里。这种态度体现了他具有学者应有的品德涵养,即独立思考,冷静客观,决不盲从。

建校造桥 造福桑梓

高家富有田产,书香一脉,为金山望族。到高吹万那一代,家境还算殷实。

1923年,高吹万之母李太君八十寿辰,他打算为母庆寿,但高母以节约计,坚辞不许。次年,高吹万为季子授室时,集家人自李太君以下30余人团聚为“合家欢图”,高自为记。

高吹万家节俭持家,但在造福乡邻方面还是慷慨解囊。高吹万在秦望山秦望山下创办了寅宾小学,即原秦望小学。同时,在乡里办学校、育人材的同时,高家还为家乡建桥梁、浚河道,使众人称颂。据了解,高吹万曾主持疏浚沈泾和丙寅港。高吹万还积极改建家乡石桥16座,其中有8座石桥的经费由高吹万独立承担,其余由他动员其亲属筹集资金建成。直至今日,石桥大多还留有桥联与桥记,金山人尚能在张堰找到高吹万助建的石桥。

1911年金山发大水,高吹万卖字筹资以助赈灾。高吹万早年还重印金山县志及刊印即将湮没的乡邦文献等。然而,日寇侵华的炮火使百姓受害,高家也不能幸免。他苦心经营的闲闲山庄倾刻被毁,高吹万晚年生活颠沛流离。他就居住在上海福州路上的福海大楼的一个小阁楼内,把书斋取名“可读斋”,门贴一联:“世间惟有读书好,天下无如吃饭难”。晚年自书联还有“忍穷安晚境,留病屋实年”。那时,他晨起抄写《金刚经》,两年中竟写全本三十九部,分赠戚友,为谋生路,以润例悬之,由此可见其饱尝流离颠沛之困苦。

高吹万在学人中有较高声誉,高氏家族也名人辈出。其侄高天梅,乃南社创始人之一;侄子高平子,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;高吹万孙高锟,人称“光纤之父”,是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。1953年,20岁的高锟只身从香港赴英留学,行前恳请在中国大陆的祖父高吹万赐言,高吹万乃题诗《赐锟孙出国留学英伦》。

1958年7月,高吹万病逝于上海。逝世时,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胡厥文特地为他撰写了挽诗,赞曰:“南社早蜚声,金山一代英。笔摇清帝鼎,梦绕岳王坟。革命心肠热,攘夷思想新。遗诗千百首,一读一酸辛”。颂扬了高吹万在南社时期的革命豪情。